

復社紀畧

復社紀畧卷四

陸文聲字居實少讀書外父貢士周文潛家時張受
先亦從文潛受經兩人同塾得交後受先通籍成進
士文聲援例入雍海鹽錢肅樂來宰安于諸縉紳中
獨信受先言聽計從行鄉約立約正副博採人言分
別淑慝而懲勸之政聲籍甚文聲間條陳地利病便
文無害肅樂亦採之時有一陶姓惡人所為不法受
先惡之列其惡款欲達當道偶置硯下文聲竊視漏
泄其事陶人往張自辯受先知文聲所為因大怒文
聲夾揚姓老儒同至張所解釋受先不顧竟欲將文

卷四

声襁扶老孺厲聲責受先乃止時崇禎丙子三月也
文聲不堪挫辱忿恨甚聞上曰星家下詔求言乃裒
集受先交過上官把持武斷諸事繕疏走入京期登
聞上奏逢璽卿王時敏家人階之進謁

烏程黨人自韓城德清永新外又有四任子焉一曰
朱泰藩文懿公廢之後也一為許曦潁陽相國國之
後也一為袁樞文榮公煒之後也一為王時敏文肅
公錫爵之孫緝山公衡之子也四人皆以才識通練
為相君所倚重俟歷俸著績即破格遷轉方面已有

定局時敏與休仁又以西世通家誼恩禮較他人尤厚太倉望族瑯琊太原延陵稱昂峙顯皇之季清河韋興迨至西張倡立復社門墻熾盛邑中士望若汝南高陽河南譙國諸子弟皆贅居門下時敏之子挺揆撰甥吳世濬世澤俱美秀有文獨外壇坫西張疑與立異意頗少之時又以吳世濬有家僅張堯者能文章少受業于趙自新西張收之為弟子列名社錄主人下之許使之供隸役戕抄謗堯恥之避之南張所延陵拘繫堯之父母南張為堯請甚力事雖解而

使執役如故堯不能堪舉家徙之武陵吳來之處之
賓席未幾而張言之學使者厠吳江黉序延陵控之
當事求正叛亡罪卒不勝久之而張囑知州事周仲
璉仲璉携來之手書造延陵進贖金為堯割隸籍延陵歷
于州父母勉從之而內不能平太原家法素嚴僅奴
千餘深以此為恥而竟無如之何由此怨復社文声
一見時敏告以入京之意前張堯事南張主之時敏
故却受先甚于天如乃曰相君正仇復社叅之正當
其机但相君嚴重不輕見人而主張党局者惟德清

為政宜就商之曰使人導之蔡奕琛所文聲面進疏
稿奕琛即袖入示休仁休仁意中不知有受先且素
無嫌怨乃曰誰為張采不過三家却免因學奕耳烏
足責聖聰今朝廷所急者張溥耳能併彈治溥當授
官如陳啟新也奕琛出為文聲述相君語令削草更
進閱數日奕琛復述相君言張漢儒訐錢瞿已遣經
騎此案遽列名當併得逮但江南一時興而大獄恐
聳上聽反至起疑不若借端籌餉歷陳奸弊末後指
及黨局姑下地方官查覆俟錢瞿獄竟乃具第二疏

指名行遠耳袖出疏稿授文聲丁丑月太倉州監生陸
文聲疏為國賦萬難議緩等事奉旨奏內三吳逋餉
悉由奸胥攬解分派侵吞及花詭私占屯田引稅優
免冒濫水利阻撓衛蠹豪奴藉勢詐害并宜興燒劫
崇明獄案未敢以實形明告等項俱關地方重大情
弊著該撫按逐款查明明白奏奪至太倉復社結党
恣行把持武斷提學臣所職何事致士習莠橫若此
著倪元珙一面查究懲飭仍據實回奏俱不許隱徇
取咎

復社奉旨後天如使人謂文聲子茂貞曰忝在同里
與尊君素昧平生若因他人負罪而無故加兵是城
火地殃也如陰陽何茂貞因疾赴京為文聲述天如
文聲以詞真默然不荅茂貞進曰復社党與徧天下
獨不為子孫計乎文聲乃許之時社中夏允彝陳子
龍吳克孝皆候選在京克孝又文聲中表弟也共計
文声居京師必為浙人顧指莫若說之就選出之于
外社局始得安乃贖金為部費使擇善地員缺文聲
恐有報復克孝等為之盟誓以堅之始允就選令茂

貞婦報丁丑某月茂貞北歸天如偕之謁蘇松道馮
元賜即知府陳洪謚言文聲已就戢無復更有後叅
矣元賜洪謚達之學臣倪元珙謂可具疏回奏元珙
言須得生徒主名數人然後可以塞請否者恐得罪
詞臣徐汧謂元珙曰社中多才傑科名恒出其中但
使社局得無恙公祖目前雖暫誅後必大伸元珙以
為然乃據府道申文其疏回奏曰臣受命督江南學
政奉有復社一策夫結社會友乃士子相與考德問
業耳此讀書本分事不應以此為罪陸文聲挾私憾

瞞譎詆欺故奏事不以實焚惑上聽臣昧死據實以

聞其所播名以事外廢生願思不任錄清敏陶鑄江德淳董士

鎔錢渡等上奏有旨責元珙隱狗著降二級調外任

倪元珙既外轉繼任督學者為山東元璫時社局諸

公疏奏溫相無虛日蔡炎琛促文聲更具第二疏指

名叅奏當視稷啟新例授京畿道御史文聲不應詳

言他事以謝時戶兵已出口歸業乃疏劾祖大壽屠

至不能力戰辱退但言尾追又疏荐劉澤清勇敢善

戰德州賴之保全原任里居大學士馮銓捐家貲募

大國守涿州其功不細均應叙錄亡何兼進用學士黎元寬基臣姜思庸內有疏奏溫休仁力辨而托故書懼不能安位再授托故書指文聲恭元

寬進學冒濫宜行追論休仁因邀溫旨復入直未安
位再授文聲恭元寬進學冒濫宜行追論休仁因邀
溫旨復入直未幾文聲選湖廣永州府道州吏目以
去其前奏復社一案有旨下元璋再勘璋金丁艱曠
齊人張鳳翔代為督學延臨川羅萬藻疏文止聞文
鳳翔學政為萬藻一手握定復社再奉嚴旨鳳翔卒
置不覆奕琛計無所出左右有言前泗州衛運弁李

應實以逋運負罪居戶部繫矣琛使人授之直借條陳漕政利弊為周之夔辨寃通政使奏聞有旨周之夔是否因病乞養還著該撫按確查批實具奏不許徇飾取咎撫臣張國維按臣路振飛下道府查報道臣馮元鵬覆言李應實假借言事代人游說妄引祖制與漕例不合乃引紅碑例坐應實說謊欺君罪在不赦應實惧及禍挾突琛手書至閩令之夔赴闕辨白原官可復得且有下次陞擢之夔母服未終應命九年八月之夔先具呈應天撫按

廟任直隸蘇州府推官今告病丁憂周之夔為中聖明
去位情由仰祈轉達天聽以昭苦衷以免罪咎事之
夔去位小臣甘心泉壑何敢復預天下事乃伏處苦
塊親友喧傳之夔姓名又蒙聖明詰問罪且不測急
借抄傳邸報果見本年六月內有戶部一本新運伊
通事奉聖旨周之夔去任情由是否因病乞養還著
該撫按確查據實具奏不許徇飾取咎夔跪讀不勝
驚駭夫以踈遠外吏奉法無狀而度乞身聖明不即
加誅優容其去已浩蕩難報今廢棄年餘不才姓名

猶預部疏得被清問雖未見全本不知事起何因夔
罪何所然天語煌煌下及微賤已感激涕洟思粉骨
碎身上報主恩而無從矣惟是之憂去位情由實因
崇禎六年十一月內原任太倉州知州劉士斗從鄉
紳翰林院庶吉士張溥原任江西臨川縣告病知縣
張采持議以風災申文欲將長洲吳縣常熟崑山吳
江五縣之軍儲輕糧四萬五千一百二十八石盡歸
本州永作長例而洒出本州額內漕糧四萬五千一
百二十八石攤派五縣為代兌時兌期已迫州民停

斛觀望變恐誤運往復辨論而二紳持議甚力勸變
轉詳且刻有軍儲說以示必行變情急面稟兩院揭
稟總巡二漕院以駁其說緣該州只申文兩院故變
不得不具揭幸漕院前撫院莊批州申云今歲蘇州
風災正等太倉與各邑之漕糧軍儲果否堪以互兌
仰府確議查報按漕二院各行牌催兌而太倉州額
糧原一十一萬五千餘石時僅報完一萬石變通懇
紳民出米是劉士斗後來得這誤漕之罪實募爭執
之力然同舟共濟職分當然任怨則有之初不敢居

功也不意越十二月十二日知州劉士斗因署崑山
縣印減遠米腳價激泗州衛指揮張景文等軍變蒙
總巡二漕院劾疏中追錄變一月前言太倉州不宜
洒兌之揭聖奉旨劉士斗違法干譽紊亂漕規該部
從重議處崑山兌糧鼓譟事情即着烏好善確擬具
奏蒙部覆又奉聖旨劉士斗違紊漕規致有騷擾何
得復地方着降四級調用原發前揭只就漕言漕未
及劉士斗他不公不法諸陰事使士斗不激軍變必
不論劾降處聖明僅處違紊漕規之州官未嘗及倡

議把持之鄉紳也為張溥張采者亦可以已矣乃憤其說之不售圖為州官報怨主使復社生徒于甲戌七年四月初一日公粘謗帖誣夔受州同林朝欽賄囑揭害劉知州遂擒毆林朝欽于公庭即係劉士斗解救又播蜚語于京師謂夔害知州劉士斗同知晏日曙夔不堪誣奏難敵衆怨動文自劾并出揭于故大學士文湛持自明求去蒙院臺憐夔無罪又曲全鄉紳不忍并奏合郡士民保留迫切前任蘇松道周至屈憲休臨府署強夔起視事夔自料海濱孤立而

張漣張采為復社盟長主持東南半壁天下予奪生
殺咸在其手夔必不免夔嫡母蔡宜人因夔失母撫
過已出相依為命年已九十在家慮夔及禍驚危成
病屢次招隱即夔本房坐師春坊庶子許在京屢書
促夔行勸兩院策夔善去避禍遂以本年九月十六
日告乞終養兩院准為具題下吏部覆奉者得推官
周之夔拮据著勞肺石稱直揖篆具見才守運漕綽
有苦心就其爭執太倉漕儲亦是奉公維法之念至
謂援引養親謝事殊非肩勞任怨之心但查本官母

雖垂老親兄尚存承欢有人菽水非乏况當金匱多
故又值漕兌方新正王事靡盬之時豈臣子依親之
日所宜勅下談撫按衙門仍令照舊供職庶本官得
展任事之能而地方再收得人之效矣奉聖旨是
母子不忍相別且二張所言若敢再來定以他題下
石人人皆為憂危不得已兩次哀求而院再為代題
終養不允憂懼違明旨傍徨就道于八年二月初三
日復任而恐懼禍憂煎成病屢乞休蒙而院具題奉
聖旨准致仕去方憂在境上候命聞家報言憂母因

變出門後悲然病危思與變一面夢寔明兩院蒙念
至情准于七月二十日星馳八月初七日抵家僅及
與母永訣嗚呼為人臣不能報國為人子貽親之憂
忠孝兩虧變何以生為哉續蒙院臺哀變不棄准報
丁憂文為咨吏部又蒙巡按御史王復命俯存云原
任蘇州府推官周之變清操勁骨實學真才當考成
之時急以歸養引請又復任之後旋以母憂成病興
疾抵里與母永訣越一日而母逝是不獨才可經世
而孝亦可作忠矣似當聽其服闋起部補選者也通

計變在任時足三年零六箇月蒙各院正荐一十二
次提荐三次查盤明白蒙擢紀錄一次七年正月大
計蒙部舉卓異一次今既去之後又蒙院臺咨部荐
剡無已其履歷去就本末昭然獨與知州爭執漕規
觸怒二張百端加害小臣無從叩關自白惧致亡身
及親老母倚門孤危乞命情勢窘促而旁觀事後不
平謂跡涉托故蒙聖明遠照查詰恐罪陷欺誣雷
之下戰慄匪寧乞臺憲密察愚臣本因戡守仰思明
主可與忠言將變去任情由直說護漕忿爭果係初

時實事養親告病不出後來真情庶荷聖慈寬釋萬
一罪不可赦變甘身受何敢上累恩臺下殃他人况
明旨命確查具奏不許徇飾取咎森嚴若此而變爭
執漕規之事衙門有案牘各院有批語御前有嚴旨
海內有共知似難稍飾其爭之是非去之可否變與
劉士斗張溥張采俱無可逃死似難曲徇臣子於此
只合束身待戮安敢更朦朧支吾自陷不忠大罪咎
將誰歸變憂制未滿莫能躬戴懇恩別白雖死之日
猶生之年也為此合牒前由另具書冊造義男周進

賫投伏乞照詳確查據實具奏施行申文達應天撫
按莫為申理之釐乃叱馭入京

崇禎丙子九年十月原任蘇州府推官告病丁憂周
之夔具復社首惡紊亂漕儲遂官殺并用党蔑旨疏
曰崇禎九年六月見邸報戶部一本為新運伊通等
事奉旨周之夔去任情由是否因病乞養著該撫按
據實回奏不許徇飾取咎臣伏讀驚懼以廢棄小臣
尚蒙清問捐廢無地惟是臣賊兇譴漕受翰林院庶
吉士張溥江西臨川告病知縣張采毒害天下共知

撫按不敢言即近奉聖明嚴究復社天下共快而溥
采正復社首惡寧代受譴莫肯實對者同黨相護也
切始蘇屬漕糧九十三萬石州縣各有定額而太倉
鎮海二衛軍儲四萬五千餘石分派長吳等五縣支
給崇禎癸酉六年十一月溥采假救荒用奸書宋文
傑謀奪各縣所派盡歸掌握歲扣萬金而本州漕兌
洒各縣代兌令州申文自刺軍儲說勒臣奉行臣思
祖制軍儲與兵糧皆分派協濟不使聚于一處管于
一人防奸雄藉手耳溥采身居海濱阻險一旦欲聚

軍儲意欲何為况州漕卸縣誰甘鄰壑未經題請誰
敢亂制利害所關臣安得不兼及劉士斗署崑山減
遠米腳價激泗州軍變漕臣烏安善錄臣前揭疏効
荷皇上寬仁但降處州官未誅求豪紳也漕采可以
已矣乃對訛朝廷以臣洩忿粘布謗粘大肆詬逐臣
見亮醜屢文乞休臣母蔡氏在家聞禍驚懼臣師庶
子許士柔南司農鄭三俊皆教臣急去避禍今知府
陳洪謚時在南都亦手書促行撫按不肯實題勒改
告養臣出門溥采主黨平采顧敏思陶錦等罵毆又坐吳

江沈初罄家貲奸再逞臣隱而去不意行後有運官
李應實義激條陳漕政中傷臣去奉旨查議及吏部
覆臣爭執軍儲奉公維法肩勞任怨親兄尚在養例
不合得旨照舊供職臣畏漕采情求撫按不允再題
奉旨復任漕采又假手下石臣慮禍思親憂煎成病
囑醫徐繼芳藥害臣不得已告病致仕到家一日僅
及訣母終天抱恨切思幼學北行幸逢堯舜豈甘白
棄况俸幾四年正荐十三次紀錄舉卓異遭此不得
考滿榮親竭忠報國然棄一官而下爭一郡久遠利

害上護朝廷三百年漕規臣子當為困窮不悔漕采
可以已矣又恨應實公言創稿授腹吏翁思礼令府
臣陳洪謚稱臣並無爭漕道臣馮元鵬不依律例擅
引紅牌坐應實說謊欺君該并辦寃通政使焰政紀
咎部復荷聖明洞燭臣九年八月本年正月兩次具
呈僅路振飛批會據實漕采仍把持拘飾夫臣爭漕
一案勿論士民公呈各院批語鄉紳書牘即御前有
屢旨也漕采敢蔑視而陷殺運弁以伏殺臣之機威
力制縛使籍口無訴臣安得不急求救于君父哉况

當日撫臣張國維有為門下拂衣計必有一通融題
目始便措處之語前按臣和彪佳有不佞欲以州官
與門下去就分為兩截不必姑帶一團之語原書具
在則臣去任情由今日豈容拘飾至溥采自誇社集
之日維舟六七里祖道六百人生徒妄立四配十哲
兄弟致號常侍天王同己者雖蹻跖亦曰聲氣異已
者雖曾史亦曰逆邪下至娼優隸卒無賴雜流盡收
為羽翼使士子不入社必不得進身有司不必社必
不得安位每一番歲一番科舉効貽溥采操權飽蠹

孤寒飲泣惡已彰聞猶為壅蔽臣恐東南半壁從此
不可治矣其他婪場弊窩盜賊詐鄉民有証據之賄
已累鉅萬一疏難盡容臣列款詳奏臣母服未滿何
敢冒瀆緣受害冤深奉旨嚴查猶經年寢閣萬不得
已七千里匍匐伏闕臣孤立無援櫻此雄鋒自分必
死然生無可報國不惜捐軀以明漕儲利害朋黨罪
惡伏望皇上立奮乾綱大破黨局提張溥張采與臣
面鞠得實乞斬溥采以謝朝廷併斬臣以謝朋黨奉
旨該部嚴查具奏旨下且周之變復呈懇都察院咨

下撫按督學衙門速奏回

二月督學御史張鳳翮久不回奏復奏年例外轉

丁丑殿試狀元為劉同升榜眼為陳之遴探花為趙士春三人皆復社天下榮之先是淮安府推官孫肇興識夏曰瑚公庸于童試以儒士入場而肇興分房曰瑚卷遠在其房取中頭卷未得趙士春卷竒之意在推敲主司令卜之肇興見兆曰西君後皆為名臣不可軒輊也乃舍之迨辛未曰瑚以第三人及第而士春歷甲戌猶未得遇時士春剖義力募先輩非復向

時才情曰瑚曰不售由此丁丑曰瑚會闈分房士春亦以第三人及第時謂衣鉢相傳後先不棄浙人忌之題其榜為社榜云

初丙子南場禮記分房松郡節推李瑞和才而俳與華亭諸生潘辰通關節有定約矣編號者失檢初場卷號誤編太倉增廣生孫以敬二三場則無訛榜發以敬魁選辰落孫山及操公舉三聯卷以敬之後場則潘辰卷也辰家富交遊廣捐重幣而不得雋刻揭言以敬割卷槩中以敬天如門下也言之郡守方岳

貢制哀使不得逞偕瑞和迎入衙署許以貢入北雍
來科鄉試補荐展不得已勉從之故事中式舉人刻
硃卷三場俱脩以敬硃卷有初場而無後場亦一異
也以敬赴北會試哀尾之而行意尚不能忘吳偉業
聞之密為以敬地時會闈禮記房師一為夏曰瑚一
為羅大任偉業以以敬囑之既入闈曰瑚病痢劇甚
同簾入視疾曰瑚口已不能言見枕畔有一卷大任
取閱之尚未動筆衆皆曰此必唐公所心賞也遂荐
之主裁者知其故因皆批取中拆號果為以敬卷曰

瑚薨^{竟卒}終于闕藩哀見以敬聯捷乃無言而歸

六月司禮太監曹化淳使人發張漢儒陳履謙陰事計之東廠掌廠太監王之心與錦衣衛掌印指揮吳孟明拷訊得實立枷長安門譙益之獄乃解

某日大學士溫休仁再疏引疾得旨允之遣行人吳本泰護行馳馬歸

溫休仁辭朝揭荐太常寺卿少薛國觀大理寺右少卿蔡奕琛等六人可大用上納之

八月陞太常寺少卿薛國觀禮部右侍郎拜東閣大

學士入閣辦事大理寺少卿蔡奕琛刑部左侍郎蔡國用工部右侍郎范復粹刑部右侍郎

其年閏四月工部主事朱國壽一本為假言騙官欺君辱國懇乞明斷立加褫逐以雪公憤以光青史責切惟六垣之長表帥諸司風厲天下為皇上耳目第一官責綦重矣所以皇上慎選其人拔之制科徵其才品試其治行尤必考之鄉評酌之公議凡此蓋恐一落蒙狗遂辱官方辱朝廷以辱天下後世也今陳啟新何物么廢假滅祖叛聖坑儒亂世之言遂騙六

恒之長謂皇上用之誠可以愧制科勵制科矣獨不思啟新久為漕運刑司書手免狡蠟營之醜舞文弄智之奸大有所得遂鑽武舉謂啟新為武舉也姓小孱夫絕無糾糾壯氣謂啟新為文士也錄寫掾役可是謂諸吉人以不文不武之書手而大言無忌才品何在治行何在鄉評公議又何在乃竟儼然恒長也臣昨歲治內江時聞之猶以為此必異人皇上賞試乃在尋常之外諒漸數奇見樹奇勲以應皇上闕門之求以短制科之氣使天下後世傳誦皇上當夷氛

劇寇之時有此撥亂反治之一異人也。孰知日以及
月月以及歲，不過敷陳習套，以塞責大負皇上委任
之心。皇上期望之意，幸奉聖旨諒部看議具奏。啟新
自破格特用後，軍國大事竟無一陳奏著降二級照
舊敘。此大哉皇言已，窺破啟新之假騙矣。用一格外
之啟新，未暇計時之上理，祇以長宵小寐等無上之
奸，啟匹夫無級而升之臆。當此劇寇猖狂，尚可開此
端以引叛亂哉？天下之人不敢言，惟輔臣可以言；輔
臣休容之度，不屑言，惟省臣、臺臣可以言。聖省臣、臺

臣而不言非不言也臣知其故矣大約謂我制科也
陳啟新一書手也制科而與書手爭不智矣遂成啟
新之蒙面各自尸其位此省臣章正宸前疏恬嘿自
完但獲一官有味其言之也噫嘻輔臣應挽回而不
言臺省臣應駁正而不言使一官生揚光先而言哉
臣有感于制科之不必設而汙流吏輩不容不言臣
之言啟新見皇上大破畏狗之諭旨並章正宸疏中
之恬嘿自完暨楊光先之言有激而言也臣之言非
有私也第求為侃侃之忠臣絕不願為嘿嘿良臣

以負皇上之納言天心回而霖雨有果宸斷立見除
邪將天開泰運而澤不溥于無疆乎遂出位妄言不
避皇上斧鉞之誅不避啟新報復之懷伏乞皇上鑒
臣愚忠寬臣狂瞽睿照假騙以申誥度傳之天下後
世聖明一轉環間而欺辱之褫青史增光矣奉聖旨
陳啟新已有旨了朱國壽何又踵襲讀陳至滅祖叛
聖坑儒等語尤屬誕妄著吏部議處

九月左諭德黃道周疏劾楊嗣昌奪情廷辨觸上怒
降江西布政司部事

烏程謝政淄川張至發為首輔

十月應天巡撫張國維具疏回奏為直陳漕儲無誤之實理官去任之繇明公道以祈聖鑒事崇禎十年七月十三日吏部咨原任蘇州府推官今致仕周之夔奏為復社首惡擅作福威紊亂漕儲遂官殺弁事奉聖旨云云咨查崇禎九年八月戶部為新運伊邇漕政可虞事蒙部覆奉旨周之夔去任情繇是否因病乞養著撫按確查據實具奏不許徇飾取咎朕時身在行間未遑會覆且以周之夔蓄疑逞臆久當自

悔不意其母服未終赴京上疏復奉旨嚴查矣夫之
變之去任謂由爭漕也臣請先言漕儲之無悞以破
其借端可乎蘇郡兌漕之外復輸倉糧以養本地之
軍名曰軍儲漕兌苦于橫軍勒索耗贈日增而軍儲
乃在地方交納絕無耗贈小民利之崇禎四年太倉
州值風潮傷稼知州劉士斗請將他邑輕糧軍儲歸
之州額以本邑漕運扣還各邑此在州言州出于救
荒之迫念前撫臣莊祖誨有漕儲二項豈得更易互
兌之批前案臣初彪隸有漕運屆期作速料理毋使

州民藉口觀望之批事遂不行至士斗署崑山為運
弁張景文送克歐廢事在崇禎六年十月與太倉軍
儲之議原係兩時兩事迥不相涉且其時崑民相率
完光亦與太倉無異漕儲之無悞亦已較然矣無所
悞而何必有爭無有爭而何以求去則固有私揭一
事為公論所擯乃借題以相陷也之憂與士斗同年
同事然懷有夙隙暗將士斗恤災詳文指為獻媚鄉
紳具揭于總漕及巡漕二臣而撫按不知迨總漕
漕臣因崑山縣運軍狂逞并糾士斗引軍儲一節拈

出之變私揭于是都中訛議之變者籍籍臣時叨有
撫吳之命竇稔聞之之變見士民籲留士斗自知無
所容于衆論去志從此決矣其詳文有曰總漕巡漕
採職言入告致劉士斗為法受逆職獨何心安位苟
容似此數語真心未泯深慚私揭之非可為去位之
鈇案所云悞漕爭漕皆蛇足也初次具詳即以終養
為詞及轉展求去勢不可留臣惜其才冀以善全其
終就累詳所請歸養代為具題誰為強勒之乎迨蒙
恩復任臣等交相慰藉人情絕無齟齬之變可以相

安矣忽爾成病一卧數月與疾竟歸比固國人所共
見聞非有他端臣又不得不為具題矣夫前之求去
由私揭發露有潛臣之疏可稽後之終去由真病經
綿有道府勘詳可據乃曖昧之情欲掩覆于已陰陽
之患反委咎于人幾于不可控揣其意不過從一官
起見然不妨徐為申理胡為當陸文聲張漢儒高張
之時奔馳赴闕拾其餘唾但知好莠自口不顧哀服
在躬士類鄙之臣又焉能曲庇之乎至於疏中據拾
語語張大其詞似乎張溥張采有紊亂把持之事宜

動聖明詰究臣等為朝廷執法如果壞漕干紀敢後
鷹鷂之逐但年來漕兌如故軍儲如故旗軍與百姓
相安如故其相生端者獨有之夔與欠漕之奸弁李
應實耳然之夔即百端借訐張漕張宋無片語相干
又國人所共見聞也若仍舊而坐以紊亂則漕運之
功全無憑若靜聽而坐以把持則紳民之耳目俱亂
臣正為漕政慮為地方慮不能增無事以為有事也
臣會同巡按御史王志舉咨詞據實上奏仰祈聖鑒
施行得旨下部該部一併叅省來說

爾時又有怨惡復社者託名徐懷丹製十大罪狀其
詞曰復社之興主為張溥佐為張采幾二十年下亂
群情上搖國是種種姦慝禍變將來眉睫愚衷哀痛
嘗著論說于數年之前而伏在寒陋畏禍莫敢倡言
今賴祖宗之靈爽天子之明聖開聰遐矚不遺葑菲
爰察其逆惡布告天下將有懲創之舉海內風動企
踵拭目謂流冠可靖夷氛可息凶荒可拯太平有日
不勝喜極破涕但伏思之公道久廢正氣不伸竊惑
既衆謠誣復多使不明正其罪狀將復飾說以欺周

禍本不除必滋決裂迨其傾覆挽回何日用敢節舉
十罪開訴四方上冀天威銷囂之有日下幸世道至
公之猶存凡抱忱惻共祈鳴鼓

一曰僭擬天王春秋之法誅心為烈素王之政正名
為先惟天王至尊故稱天以臨之降自公侯不敢匹
也張溥何人敢僭號天如或曰此妄自尊大耳非其
心也何以有朋聚結衆之社始名應社者易曰湯武
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也今名復社者易曰復見其
天地之心也溥固讀易者也居聖朝而萌革命之志

為臣子而冒天地之稱是可忍孰不可忍乎或曰此
隱自僭擬耳非其著也何以榜示同志之畫前額名
文匡者語曰一匡天下也繼額國表者詩曰表正四
國也無將之心溥固儼然命之而無忌矣或曰此名
遠湊合耳非其質也何以更有稱朕稱妃之實跡其
稱朕者一再見于舉要錄之後批也容可竄也其稱
妃者則直勒諸碑文墓誌之首也不可沒也鹿馬之
指溥復公然居之而不疑矣張王治張源張漣張質
先張濬張泳等時稱十常侍諺呼十大王挾以江南

小天子之威令跨縣連州聚財納叛隱姓埋名一名沈意欲何為甚至金錢較射一郡拳勇之徒趨

之若狂則張采實輔此罪之魁也其罪一也

一日妄稱先聖仲尼至德遠于堯舜蕩蕩千古莫之

與京溥采何人竄竊其位號西南兩聖人趙新張詡

王家穎蔡仲友名四配字肇敬煥徒曰十哲呂雲字

周肇孫以敬許渙金達盛胡周島人人公輔賢于七

十處處同門數過三千口詩書而蹈無賴躬奸克而

矜聖賢誕妄不經侮戲凌蔑其罪二也

曰曰煽聚朋黨朝野清寧為福至治大道為公官進
勤職守士子勵志行貴賤不可相援出處何必互殞
茲者沿戶聚徒到處要盟勢利行而廉恥喪奔競急
而業務隳乃至千里赴會停撓動也萬艘一判典謂
簿註輒已盈箱贊儀行賄勤于輸輓郵筒荐引急于
羽符下至僧道優娼入社而聲價驟貴微至星醫卜
相入社則技術乃行上方三君八俊品行何稽下比
八閩五鬼好鄙已極嗚呼從來朋黨雖清流人望鮮
不起輿魯國家況乎此輩有不為喪亂之階乎其罪三也

一曰妨賢樹權夫賞罰者人主之所取舍者賞罰之

原今未及此試名第預揭若非周張之徒即楊碩之

黨周為周鍾楊為楊

晏碩為碩墓麟魁元成于齒頰增康定于赫蹏

遂使司衡空設登落一決于黨人好修無憑榮辱惟

視乎盟社嗟乎明主求賢惟日不足今年嚴試較明

歲復荐舉詔諭不下數十糜費動以萬計然而終不

出溥采之黨則何下直宣二子博徵圖表諸士咨以

王伯之累富強之策與拳勇騎射方術之策上不至

升天下不至入地凡宇宙可辦之事古今曾有之人

無不羅儲于社中稽名進用考較不煩幣藏不費閤
防不設時日不曠豈不私公交利乃使黜陟謝于私
門恩威不出主上何其謬乎其罪四也

一曰招集匪人夫實誼之士杜門自守卓犖之英替

系并

守

折為羞故子治不通交于高蔡巨勝獨抗節于伯東
跼步自好出處可觀茲何獨拜床下不過名豪權貴
之家傳經帳中悉是財虜勢雄之子汎首高尻肅耻
掃地懷金挾刺奸宄揮天同門分據于要津克渠羽
翰其門戶或號神行太保孫孟或呼智多學究曹聞

傳撒星馳電發宴會糟丘肉林夫公荐國寶桃李猶
嫌栽植陰署隼犬爪牙將以誰施豈無異人誤附狡
窟徒令菜傭浪詫仙舟然而醜類既繁能無邪惡之
作怙勢無已必有睥睨之心此其罪五也

一曰傷風敗俗桑倫敦于門帷化行務去漓澆故修
于家者不驚其名篤于志者不惑乎勢里俗所以撲
滅政令所以易施也今者蠅附蟻趨成炙手之勢熒
孤攘鼠竄深腐心之陰謀或士子而掃盟當道或縉
紳而奴隸衣冠富貴為遊子可以逐其父名勢所倚

弟可以傾其兄惟利是親惟名是友貧交賤戚弃如
仇冠老成愿士賤若死灰故時俗所稱五倫僅有其
二二者又喪其半蓋謂父知愛子子不知愛父情篤
夫婦炎涼轉離合也其餘長幼朋友以及君臣又何
有乎如此悖惡習以成風恬不知怪此其罪六也
一曰謗訕橫議政治得失有言責者當建明有職守
者當奉法且其才可用雖祁奚何惡于仇苟無所取
即焉服不私其子所以效忠貞而示至公也茲者黨
人未即大用則怨不是朝廷黜其私人則相不是惟

復社乃有經術惟復社乃有功名外乎黨者雖房杜
不足言事業異我朋者雖屈宋不足言文章曾閔夷
齊聞門雖稱德行張韓衛霍寡交難列才能衆嘯飄
山聚葦航海遠其毀薄王公可駭失貴邀其矜賤寒
峻可立致身噫嘻踐露知冰盟社至此殆莫測其所
終此其罪七也

一曰污習喪品士子人倫之羽儀縉紳國家之棟幹
志趣不高明無以為風化行止不端謹無以為事功
惟茲復社名爵所聚慕效攸聞乃游博馬吊之戲老

傳而童習中箒賈豎之言途誦而口占誇豪舉于一
擲鎚錘動成詬置買歛笑于千觴別袂已見睚眦族
謀朋誘貪同權執誦欺虐譴薄若鋒必座則紅粉成
行宴必梨園空國使財墮民媮姦賊莫救端實由斯
此罪其八也

一曰竊位喪功窮有操守故達有廉節學務沉密故
事多幹理才德若何平居可卜今此復社歷數名貴
指方多屈實祿成績錄無片長大較處錢穀則囊索
而後國儲司銓舉則最黨賄而殿真理刑獄則端滯

清
混而富實則

別臨戎馬則戰勝繼而遜避種種伎倆

惟見韜晦班班功效何人建明夫小國多君子十室

有忠信豈堂堂天朝曾無一人展頗牧之猷追管樂

之略卒使明主有仰屋之咨忠良同晨星之數典戎

無功幹方莫理乃至于此良由此輩攻尚怪偽立慳

權黨懸旌叫噪攘臂銜鬻使風聲之子因迷而失所

鑒瓊瑰之彥懷羞而不肯干故人才零落衰弱日見

也自是制科無人不得不任貂璫文臣無人不得不

進武弁讜謀無人不得不詢矇瞽理勢必然無足怪

者今不自尤平日鮮志操少學術無以慰聖天子之
顧望死不足以塞責乃群相致憾于引用之謬流品
之雜為銓衡甄選之累抑何說與此其罪九也

一曰召寇致災側陋揚而幽憤釋真才獲而任使積
疹釐所以消寇亂所以平也今社黨布結橫于朝野
主司無非社友府縣多是用徒盃酒相囑驚驛可以
更價苞苴所遺鵠鳳無妨變形故雅修自重有維谷
窮途之嘆撲直不阿無前被譽浴之恩怨毒憤盈則
奸亂樂禍之徒不呼而集悲愁沉滯則愆陽伏陰之

變有召而來近歲風蝗繼作流寇陡發使骨血潤于劍鏃羸弱轉為溝瘠天人之應實有相因此其罪十也

嗚呼牛李興而唐不振蜀洛角而宋用衰其時尚多端偉之人又不虛百十之數然而族類太別則好惡恒僻志氣既乖則爭鬪必紛積輕成重羽可覆舟上誤君父下悖物情自來禍本多出于此况以越州踰郡之衆諸教雜流之伎誣罔驕狠之習險詐諂鄙之謀相率推戴此狂妄之溥采聞賢路絕公道布爪翼

恣貪說靡人不有靡克不為而以賊害斯民疑誤主
上雖社稷靈長之福萬萬無窮亦豈堪為斯輩腹削
乎是真當痛哭流涕而急以上聞者也某等艸野疎
邊忠憤自矢伏讀制書嚴切仰望鋤奸誅叛激濁揚
清不得更容逆黨蒙蔽反覆永長亂源如其有此則
君子之道終消治理殆不可復非志士裂冠毀冕之
日即忠良忘生勵節之秋當不憚君門萬里要斧鑕
而鳴其罪矣特此露布以彰公討至于吞焚武新耗
罄鄉曲又通行之惡非賊國之原無重爰書何堪毛

舉崇禎柔兆困敦歲強國作噩月嘉定徐懷丹布
張溥著書甚多有七錄齋集七錄齋近集史論一編
二編史論畧春秋三書若干卷所輯有十三經疏及
合纂史則有歷代文典文乘及崇禎大典尚未成已
行世者有通鑑紀事本末宋元紀事本末評定南北
史魏齊周書子則取文選廣文選唐文粹宋文鑑元
文類彙之名曰五彙合漢魏六朝諸文人共百有三
人名曰百三名家集古今奏疏名曰歷代名臣奏議

甲戌八月五日校於繡佛幢

復社紀畧終

社局總綱

成化崇禎元年 前丁應天鄉試張采中式經魁 張
溥恩貢 正月周鍾選社十三子文行也 二月
會試黎元寬張采徐沂蔣德璟周鑣金聲皆中式
三月殿試蔣德璟中探花 張溥廷試高等
成均大會 蔣德璟授編修 徐沂金聲庶吉士
黎元寬周鑣俱禮部主事鑣南禮部 張采授
臨川知縣 十一月溫體仁訐錢謙益召對廷辨
謙益削籍 枚卜閣臣欽點韓爌

已崇禎二年 尹山大會 用內臣 十二月周延

儒為東閣大學士

順崇禎三年 六月溫體仁入閣 八月應天鄉試

姜曰廣為主考熊開元為房考 楊廷樞中解元

張溥吳偉業皆魁選 吳昌時陳子龍夏曰瑚

並中式 陳際泰亦舉於其鄉 金陵大會

未崇禎四年 二月會試首輔周延儒為主考李明

睿為房考 吳偉業中會元 張溥中會魁 楊

以任馬世奇成德管正傳周之夔劉士斗並中式

三月殿試吳偉業中榜眼授編修 張溥庶吉
士 周之夔授蘇州府推官 劉士斗授太倉州
知州 五月錢龍錫戍定海衛 吳偉業疏奏蔡
夷琛

壬崇禎五年 張溥給假葬親歸 虎丘大會張溥
為盟主合諸社為一定名復社刊國表社集行世
十二月周鑣疏諫用內臣奉旨削籍

癸崇禎六年 黎元寬授浙江提學副使 六月周
延儒馳駟歸 溫體仁為首輔 行磨勘 八月

應天鄉試

得孫瑞為主考

劉士斗為房考 陳名夏胡周高歸繼登皆

中式

周之夔申許張采張溥劉士斗 劉士斗

降級離任

崇禎七年

二月會試溫體仁為主考文震孟項

煜為房考

陳際泰吳昌時光時亨黎志陞周仲

璉皆中式

仲璉授太倉知州 高周之夔致仕去

旋丁艱

十二月黎元寬革職

崇禎八年

七月文震孟拜東閣大學士 八月

行保舉

撤回內臣

召起劉宗周惠世揚黃道

周 十一月文震孟閒住 逮庶吉士鄭鄤

丙崇禎九年 二月三科武舉陳啟新建言授官吏

科給事 五月逮滋陽知縣成德下獄德攻溫體仁章凡十

上 八月鄉試孫以敬周家玉俱中式 十月奪

情起守制楊嗣昌為兵部尚書嗣昌具疏及垣翰正六疏

丁崇禎十年 正月張漢儒疏訐錢謙益瞿式耜奉

旨逮問 二月會試孫以敬中式 三月殿試狀

元劉同升榜眼陳之遴探花趙士春 陸文聲疏

論復社 倪元珙疏覆獲社降級調外 六月溫

體仁致仕歸 八月薛國觀入閣

歲崇禎十一年

吳昌時赴行人任拜首輔薛國觀

門下

薛國觀疏題厯事監生王陞彥為中書舍

人

祀崇禎十二年

三月考選吳昌時考授北科欽改

北部授禮部主事

八月鄉試周鍾趙自新張若

義吳晉錫並中式

磔庶吉士鄭鄭於市 九月

楊嗣昌督師討賊

庚崇禎十三年

二月會試胡周禹中式 四月黃

道周解學龍逮下詔獄 六月給事中袁愷疏叅貪官受賄首輔薛國觀回籍家臣傅永淳少司寇蔡奕琛並逮下獄 十二月吳昌時告假歸 左副都御史葉有聲逮下獄 薛國觀即訊

已

崇禎十四年 三月楊嗣昌自縊於軍 四月召

起舊輔周延儒賀逢聖張至發至發辭不赴延儒達聖應命 五月張溥病卒 詳四十一 八月薛國觀賜死中書王陞彥橐市各籍其家 十二月黃

道周戍辰州衛

壬午崇禎十五年 三月吳昌時起官禮部主事未幾

改吏部文選司郎中 四月起用馬士英為鳳陽

總督 六月枚卜閣臣欽點吳姓陳演黃崇下

冢臣李日宣於獄併及司官 八月鄉試 黃道

周復職 皇極門粘貼二十四氣 姜塚熊開元

廷杖

癸未崇禎十六年 四月周延儒視師 五月周延儒

放歸 七月史可法為南京兵部尚書 九月會

試時賊勢孔迫 項煜為房考 會元陳名夏 吳

易張若義黃淳耀周鍾朱積皆中式 十二月周
延儒賜謚 吳昌時棄市

社事標目

卷一

鹿城文社 江右奇文 艾羅陳章 選義準的

周介生變文風 艾千子與周介生論文書 又

又 周介生主應社 張溥刻苦讀書 周張辨難

訂盟 張溥選貢入京 艾千子與陳卧子論文書

艾千子復夏彝仲書 外黃評論 房書則定序

張天如貽張受先書 吳來之致張受先書

艾千子答張受先書 艾千子弇園被扶 張天如

聯合諸社 社友姓氏 吳偉業中會元榜眼 張

溥得館選 及門遙拜 虎丘大會 復社牌額

六書辨正 用朕書元妃

卷二

西張南張 四配十哲 十常侍五狗 公薦轉薦

獨薦 門第門牆 孫輔司綠牡丹 兩張不畏強

禦 周之夔劉士斗 張受先軍儲說 劉士斗申

文 周之夔私揭劉士斗 劉士斗罷官 復社檄

逐周之夔 張受先覆周之夔書 周之夔致仕去

任 周之夔刊送復社或問 吳鍾巒貢入北雍聯

第 項水心計奪會元 張天如忝預朝局 黎左

巖詩文紙貴 溫體仁密揭進學提學官員 李康先疏

嚴提學一官加責備 黎元寬以磨勘革職 路振飛賦役不

均疏 又民蠹實多疏 張受先隸模 兩張治惡

奴衙蠹

卷三

溫體仁票擬徇私 考選科道 士紳公揭 各科

道疏攻溫體仁 乙亥大計 一長十短 張溥與

聞京察 姜思睿疏 甲戌進士多出復社 溫體

仁揭叅鄭鄆 溫體仁請行保舉揭 關百草 保

舉人員大半復社 蔡奕琛薛國觀 陳啟新三大

病根疏 詹爾選叅陳啓新疏 程品叅陳啓新疏

陳啓新疏言細事 宋致徐耀 陳啓新出身履

歷 楊光先面責陳啓新 楊光先昇厝叅陳啓新

章正宸叅陳啓新疏

卷四

陸文聲入京 四任子 王吳子弟不入社 吳氏

家僅張堯 王時敏怨復社 王時敏導陸文聲見

蔡奕琛 陸文聲叅復社 陸文聲就選 倪元珙

降級調外 陸文聲第二疏他詳言 張鳳翮延羅萬

藻閱文 李應實為周之夢辨冤 周之夢達撫按

申文 周之夢叅復社疏 丁丑殿試稱社榜 潘

辰孫以敬 孫以敬硃卷無後場 朱國壽叅陳啓

新疏

張國維覆周之夔疏

徐懷丹討復社十大

罪檄

張溥著書

附錄

復社始末

秀水朱錫鬯曰天啓甲子吳郡張天如溥張受先采
楊維斗廷樞楊子常昇顧麟士夢麟朱雲子隗王惠
常啓榮吳來之昌時金沙周簡臣銓周介生鍾樞李
錢彥林梅共十一人為應社既而昌時梅謀大之為
廣應社貴池吳次尾應箕劉伯宗城涇縣萬道吉應
隆蕪湖沈崑銅士柱宣城沈眉生壽民長洲徐武子
樹丕咸興馬崇禎初嘉魚熊魚山先生宰吳江好扶

植後進邑人吳扶九翻藉祖父之賞會文結客興嘉

興孫孟樸淳最契厚乃偕吳去盈允夏沈聖符應瑞

等倡舉復社大會於吳郡群彥胥來雲間幾社由勸

公勸陳卧子子龍夏允彝徐聞浙西聞社江北匡

社江西則社歷亭席社崑陽雲簪社吳門別有羽朋

社徐河沈我楊廷樞鄭教劉暗宗武林讀書社子

將蘇祥旅天生玉為延年千秋山左大社趙士諤伯

濬倡乃卒私盡合於復社始於戊辰成於己巳扶九

出白金二十鎰家穀二百斛孟樸奔走聯絡以二張

為盟主秀水姚北若瀚大會於秦淮幾二千人溫相
君有子求入社扶九持不可十年正月太倉監生陸
文聲疏陳風俗之弊皆原於士習之橫張采張溥倡
立復社以亂天下思陵下其事督學倪元珙以議文
聲妄訐奪職同社周之夔希閤臣意值丁憂墨經詣
闕奏溥等樹黨挾持案久未結復有草計大罪檄以
討復社者十五年御史金毓峒給事姜埰救之始解
而留都先有防亂公揭一事戊寅秋南直諸生顧杲
子方無錫吳應箕魏學濂嘉子一黃宗羲餘姚等一百四十

二人合詞具揭討阮大鍼集之懷事及福藩稱制大鍼謀

報復啖王賓鼎疏劾復社逮沈士柱陳貞慧定生宜與繫

獄錢秉鐙幼光相城沈壽民亡命匿金華山中得免秋已卯

其貞慧等舉國門唐烈之社於金陵假令王師下江南稍緩則復社諸

君難乎免於白馬之禍矣

二張以文章聲氣結納於東南間為東林之繼是

曰復社有依附得名者輿論不無異同溫體仁當

國因惡諸正人欲借端刪除吳已奸人陸文聲希

政府意作續蠅蚋錄先有蠅蚋錄係溫體仁作約二千餘人皆

海內君子上言復社不治將為不軌帝已疑之會
蘇州推官周之夔以漕事罷官深忌溥等亦疏訐
復社生徒妄立四配十哲名目皆溥采為主而
劉宗周黃道周等附之帝乃下其事於督學御史
倪元珙元珙故遲久乃奏曰諸士修立名節即矜
激無所害帝意稍寬而體仁以為黨護擬旨鵠二
級降光祿寺錄事又之夔與采溥不相能已而巡
按劾之之夔疑其受意於二張也上書誣告溥等
交結諸郡生徒共為部黨名曰復社而陸文聲以

不合於采而怒亦走京師言東南大害必始復社
二張與錢謙益相厚遂以復社嗣於東林為天子
言之天子震怒下郡國按其事實使者馮元驪力
爭之始解

吳江計甫草曰復社社之後起者也庚午熊魚山先
生自崇明調宰我邑最喜汲引人才孫孟樸吳扶九
呂石香輩數人創復社楊維斗頗不快孟樸嘗懷刺
謁維斗再往不見呵之曰我社中未嘗見此人我社
者應社也應社之興久矣天下但知應社耳大江以

南主應社者沈眉生萬道吉劉伯宗婁東有應社十
子吳郡有應社十三子又有五經應社楊子常顧麟
士主詩楊維斗錢彥林主書周介生兄弟主春秋張
受先主惠常主禮張天如朱雲子主易孟樸為應社
五經徵文游揚聲氣當日紛紛社集文字如南彥天
下善人文聚諸書與復社之國表二集三集四集天
如一人大公無我樊榭後起且推魚山主持之乃合
兩社君子倡導正學砥節厲行以相師友焉又曰應
社本於拂山房浙中讀書社本於小築各二十餘年

時西陵聞氏嚴氏與金沙妻吳門及江右之艾皆
鼎立不相下戊辰天如至京與嚴子岸定交子岸睹
始大合兩浙同人於吳門受先宰臨川以消艾氏之
怨故得化異同成聲氣云 甘結陳大士

吳門鄭士敬曰復社始自丙寅丁卯間吾師熊魚山
先生與主斯盟四海翕然從之吾郡楊維斗張受先
張天如吳來之楊子嘗顧麀士雲間夏彝仲徐闇公
張卧子金沙周仲馭周介生豫章羅文止陳大士章
大刀艾千子浙西錢彥林萊陽宋澄嵐葉狎主中原

及於楚豫閩浙粵東西山左右絡繹奔會而永中孫
孟樸為東西南北之郵族屬既廣真偽不齊其中大
雅之群淡若水介如石雖不自附於黨人而真氣所
浚不介以孚真足為論行之本也介生有人文聚之
選彥林有天下善之選吳次尾錢吉士有國表之選
吳中應社雲間幾社海寧一社後先唱和而統以復
社為總持惺然龍門月旦而嫉之者至矣往自顧涇
陽先生立東林書院萃天下之賢人講學論道後世
衣鉢相承吾鄉前輩若吳同卿然文文肅震孟姚文

毅希孟周忠介順昌傳燈燭派而復社則東林之正
傳也憶余初登賢書張異度先生遺書於余曰名利
中斷不可熱聲氣中斷不可冷孔孟介然自異於鄉
原者以此余負其言若楊維斗徐九一顧端水顧漢
石劉公旦侯豫瞻侯雍瞻黃蘊生黃介子夏彝仲陳
卧子均節赴義增榮泉壤後之君子可以興矣余幼
時見有九龍虞山竹西小築四社合選馬君嘗錢受
之聞于將方孟旋諸公為倡黃貞父設教西湖有素
業五編顧九疇金伯聞有貽清堂文筆山居社藝蕭

旧王暇編皆彬彬然相雜而文彰神廟久道化成之
歲歲大儒多出其間孰謂文社不足重歟盛衰倚
伏流品難逃三十年來吾目中遂見其歟本朝舉
丁亥會試馮涿州銓作序娓娓千言皆甘心復社銓
手親闕東林諸君子定逆案罪廢者二十年後從
公朝授弘文院大學士思快睚眦聞洪承疇阻其事
故得免焉

辛未會試吳偉業中會元乃同榜第八名張溥受
業門生瓊林宴時不敢僭坐師上奉旨張溥坐會

元之上盛事亦奇事